鉴赏与收藏

“今日人间无此笔”
——浅识冯君木书法中的书卷味

方向前

冯君木

冯君木(1873年—1931年)，今江北区慈城镇人，精通经史辞章，文采极佳。曾任宁波省立第四师范、效实中学教师。与文友陈训正、应启墀、洪允祥一起被誉为“慈溪四才子”。

冯君木曾经居住在海曙区宝兴巷11号，因其书斋名为“回风堂”，时人也称其为“回风先生”。其门人包括王个簃、沙孟海、陈布雷、冯定、秦康祥、童第德等，多自称“回风堂弟子”。“回风堂”名流云集，是宁波当时的“文化中心”。

“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，不随世碌碌，则书不病韵，自胜李西台、林和靖矣”，宋代黄庭坚明确提出书法气息、韵味出于书家深厚的学养。明代王绂在《书画传习录》中这样说：“要得腹中有百十卷书，俾落笔免尘俗耳。”无学不足以言书，书家的学问修养对书法格调高下影响较大。

谈冯君木书法，我们不妨先从他的诗文读起。“老梅一逝忽三年，墨妙流传更值钱。能使光尘照寥廓，直回苍老作清妍。弄丸手法凭谁解，脱佩心期感子贤。今日人间无此笔，相看狂喜复潸然”。这首《何条卿贻余梅赪翁书赋此报谢》诗，冯君木写尽书坛前辈梅调鼎（号赪翁）的为人为艺，“今日人间无此笔”则表达了对梅氏书法的高度肯定。冯君木作为一代文史学家、诗人，从其诗中可看出学问修养至深，他的诗文具有汉魏风格，文字优美，格调高雅，寓意深刻。

梅调鼎比冯君木年长三十五岁，据说梅氏生前性格孤高，宁可清贫，决不附势，其书法出名后，高官富贾登门求字不断，梅调鼎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“谈笑无鸿儒，往来皆白丁”，以此逐客，可见梅氏的文人风骨。其实，这种风骨在冯君木身上也能看见。冯氏少孤，由母抚养，十五六岁著书立说，二十岁考取秀才，后为六年学官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不愿赴任异地，而选择归去，此后不再复出为官，终以教书为业，这种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气节，正是冯氏内心深处文人风骨的表现。字如其人，在冯君木的书法中，我们似乎隐约可见其刚正不阿、秀美雅逸的精神品质，每个人涵养的积累是潜移默化的，它与书家的学问、修养乃至交谊都有密切的关系。

在冯君木的朋友圈里，有不少学者与书画大家，如赵叔孺、吴昌硕、罗振玉、康有为等，他们之间常唱和、往来，无论诗文抑或书画艺术都会不自觉地相互影响。吴昌硕十分钦佩冯君木的才情，生前曾嘱遗言，拜托冯君木为其写墓志铭。如今在余杭超山吴昌硕墓，立有章炳麟篆额，冯君木撰文，于右任书丹的吴昌硕先生墓表。几年前，冯君木行书精品《吴昌硕墓表原稿》出现在国内某拍卖行，此作大小89厘米×20.5厘米，尺幅仅1.6平方尺，50行，有七八百字。作品洋洋洒洒，一气呵成，被认为是冯君木书法的代表作，也是研究冯君木诗文和书法的极好范本。

晚明“三栖”大家黄道周在《书品论》中开篇有言，“作书是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，切勿以此关心。王逸少品格在茂弘、安石之间，为雅好临池，声实俱掩”。或许书法在冯君木学问中排不到前几位，但就其书法水准，却不逊于同时代不少书家，可见其书法天资很高。行书《吴昌硕墓表原稿》是一件书文俱佳的精品力作。作品取法郑道昭、苏东坡笔意，帖碑融合，有帖的秀美雅致，也有碑的率意天趣，书法“独重气体，剥散浮华，归于简朗”，“巧不伤理，隽不害道，安帖审固，情采并茂”，表露出书者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息。

关于“书卷气”，晚清著名学者刘熙载在《艺概·书概》中指出：“凡论书气，以士气为上。若妇气、兵气、村气、市气、匠气、腐气、伧气、俳气、江湖气、门客气、酒肉气、蔬笋气，皆士之弃也”。刘氏所说“士气”即文人雅气，它具有刚柔相济、超尘拔俗、温雅静致的特点，书法中有书卷气，其字就“雅”，否则便“俗”。当代草圣林散之说过，书法唯俗不可医，唯有读书，才能医俗，他明确提出了书家“字外功”的重要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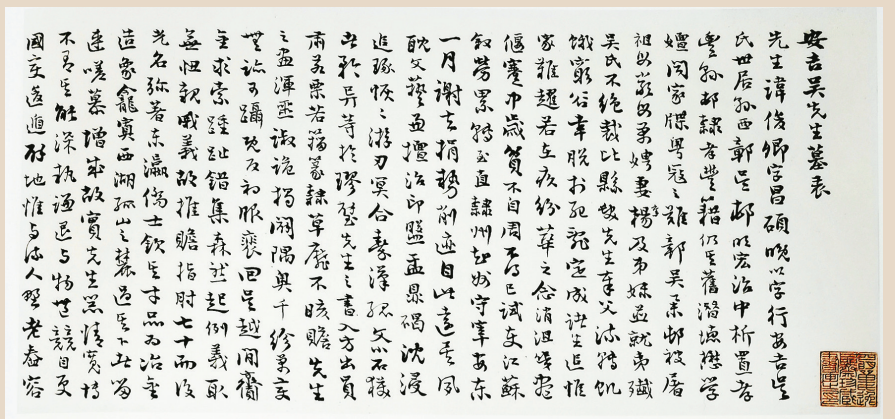
冯君木的书法既注重传统，又反对拘泥于临帖。行书《吴昌硕墓表原稿》，此作看不出书家临摹哪碑哪帖，但作品中又随处可见古人的传统营养。冯氏书法用笔随意，不落窠臼，他认为“临到真像也不能超过王羲之，最多像他而已”，这种书法审美观对冯氏的书法实践有较重要的影响。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认为：“吾书虽不甚佳，然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，是一快也。”冯氏书法虽无苏东坡所说的“新意”，但他的字确实不为碑帖束缚，其书法碑帖互融，笔致中流露出真挚而质朴的感情，显露出个人的笔性。其书法行笔流畅而抑扬顿挫，飘逸秀美是冯氏书法的主旋律，浓浓的帖意中夹杂着碑味，结体平中见奇，跌宕多姿，虽字字独立，但行气通畅。其弟子沙孟海在《冯君木冯都良父子遗事》一文中曾提到，“先生生前喜爱蔡邕的金石文字”，指出冯氏书法受蔡邕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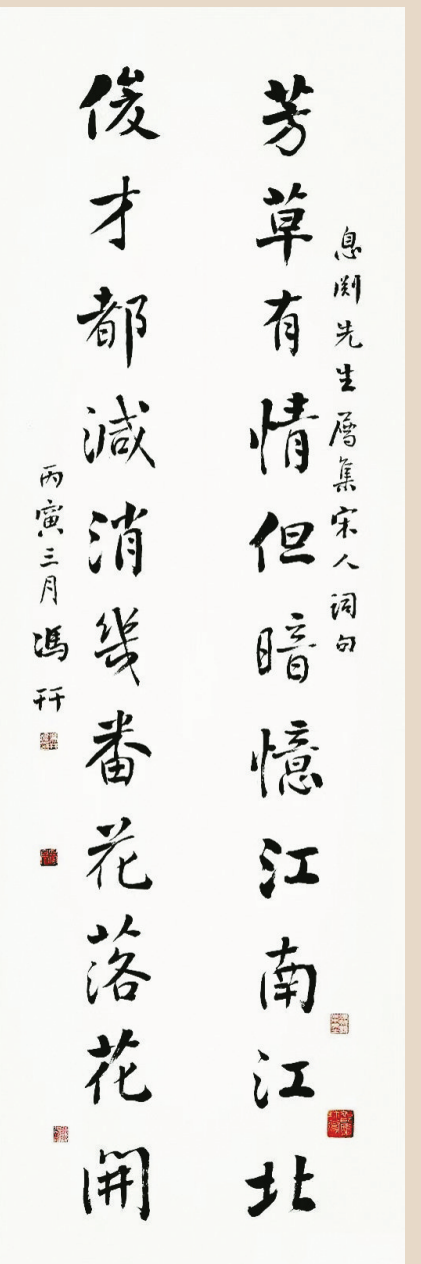
蔡邕，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，工篆隶，其书结构严整，点画俯仰，体法多变，其理论著作《笔论》留给后人的名言警句有“书者，散也。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书之”，《九势》中则说“夫书肇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阴阳生矣，阴阳既生，形势出矣”，蔡邕的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书法的本源，对冯氏书法具有指导意义。

在冯君木的书法实践中，他非常重视“形与韵”的紧密结合，讲究书写时情怀的抒发，散开怀抱，不拘泥于传统，随内心放纵自己。沙孟海对恩师冯君木的诗文有如此赞誉：“文章渊雅，尚规魏晋，言典致博，造次必尔……先生假长补短，独立体气，剥散淳华归于简朗”，这段话，用在冯君木的书法上也相当合适。诗文与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，更是情感表达和心志的体现。诗歌之精妙在于诗人把蕴藉于胸的个人情感、认知以“象”呈现，给人言尽意未穷的余味，而书法则是书家把个体生活感受、知识修养乃至情感通过变化的笔墨线条折射出来，诗与书在艺术上是相通的。冯氏的诗文修养给他的书法以扎实的支撑，诗以书为外观，书以诗为内涵，读冯君木书法，感受到其文字笔墨间“诗书合一”，表现出和谐、统一、对应之美感。

在众人眼里，冯君木是一位出色的文史学专家，一位学识渊博的诗人、文学家，当我读到他的书作时，总感到冯氏书法有浓郁的文人书卷气，书法品格高，究其原因，他的书法有书家丰富学养的滋养。另外，冯君木认为，学习书法必须“眼高”，只有眼高才有手高的可能。


《行书吴昌硕墓表》

行书扇面


行书对联（方向前供图）

锐观察

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游戏中悟空的形象。（新华社发）

《西游记》改得，《红楼梦》就改不得吗？

清　宸

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这两部中国古典名著在今年又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。有意思的是，导演胡玫的电影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被骂得体无完肤，国产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却连赢赞誉。都是现代人对名著进行了改编，不禁要问：《西游记》改得，《红楼梦》便改不得吗？

笔者以为，《西游记》不是个体文人的作品。事实上，小说里的神仙们早有了较为固定的形象。即便是唐僧，也有“玄奘法师”的基础原型在。孙悟空的形象到底是来自印度神猴哈奴曼还是中国水妖无支祁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。且《西游记》是世代累积而成的小说，内里有大量民间创作的成分存在。经过长年的传播、筛选、再加工后，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吴承恩写就的《西游记》。加之不同的时代，《西游记》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持续处于动态变化中，人们不大在意它被“魔改”，它本身就是一部神魔小说，来源于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不论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神速，还是身负七十二变化的神技，皆为超自然现象中的超自然现象。

《西游记》中的各种艺术形象被固定下来后，人们的认知和理解依然无法固定。譬如在民国时，西学东渐，诸如包天笑、周瘦鹃等以孙悟空、猪八戒遇到了西洋科技后的反应为素材，写了不少小说。书本插图中，孙悟空甚至穿着西装在逛街。胡适先生就说过，《西游记》是神话小说，也是滑稽小说。

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正本清源，奠定了几代人对于《西游记》的认知。加上这部电视剧本身的艺术质量很高，演员演绎又精彩，所以至今在影视界的同题材作品中无出其右，是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。

时代前行，认知更新。到了周星驰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孙悟空成了不得不放弃爱情理想，接受取经宿命的至尊宝。世纪之交，作家今何在的《悟空传》更是塑造了一个内心迷惘的矛盾综合体孙悟空。可见，对于《西游记》，大家一直都蛮“宽容”。

后来又有多个版本的《西游记》电视剧播出，哪怕珠玉在前，观众也没太多鄙薄，反正“青菜萝卜，各有所爱”。《大圣归来》还创下了不错的国产动画电影票房。大家似乎觉得：一只无父无母的石猴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的，《西游记》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改编，只要能适应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心理和情感需求，也是可以的。

而《红楼梦》就不一样了。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著，它是纯粹的文人小说，是作者在自我闭合的思想环境中，以他个人对社会和时代的见解为思想依托，创作出的巨著，被视为位于艺术巅峰的文学巨作。也有不少读者对小说里宝、黛、钗等人物爱若珠玉。这次电影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》之所以遭到群殴式批评，笔者以为是导演低估了观众对《红楼梦》的热爱和了解。

平心而论，翻拍《红楼梦》需要极大的勇气，要冒很大风险。别的先不论，单就“林黛玉”的人选问题便是个超级难题。

第一部大获成功的红楼影视作品是拍摄于1962年的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该片以两角钱的票价，在1978年至1982年间收获惊人的2亿元票房。当然，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取得成功，原因很多。首先，片中徐玉兰、王文娟、吕瑞英等主演后来成为开创越剧流派的一代宗师，艺术功力炉火纯青。其次，剧组成员不仅被要求熟读《红楼梦》，还向俞平伯、冯其庸等红学家请教过很多专业的、细节的问题，得到了学术上的保障。

87版《红楼梦》是国产古装电视剧的一大高峰，陈晓旭和欧阳奋强的宝黛形象对原著的还原度极高。当时王昆仑、朱家溍、邓云乡、周汝昌等学术大家是该剧的艺术顾问。说到底，所有演职人员真正用了心，那是对曹雪芹这部小说葆有的喜爱之心、崇敬之心、敬畏之心，所以哪怕改编，也讲究合情合理，不违背原著精神。比如小说里没有宝钗进府的描写，但剧中拍了，且非常好。人物眉梢眼角都是深意：宝玉看了宝钗，立马去看黛玉的神情。黛玉见了宝钗，也细查宝玉神色。宝玉拉起黛玉的手时，用了个特写，他分明在对心上人说：疏不间亲，后不僭先，你放心。宝钗也看到了这一动作，立刻明白宝黛间的情意。这个镜头堪称神来之笔！

此外，还有一个《红楼梦》不容草率改编的原因：曹雪芹将十二正钗和副钗的判词都白纸黑字写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物的命运他已明确告知了。所以后人若是胡编，观众一目了然。我觉得曹雪芹很有先见之明地在第五回中写下小说总纲，为的大概就是防止后世有人违背自己的意愿，擅自修改。

《西游记》没用此等“防盗”手法，它可说是集体完成的作品，是一个聚宝盆似的素材库，后人可以自由择取，再行创作，能自圆其说，便无伤大雅。就好像，最近笔者看到有网友剪辑了86版《西游记》精彩片段，诸如题为“我的爱徒，怎么到你们口中就成了泼猴了呢”，从菩提祖师的视角表达对孙悟空的喜爱。而且还提出一个观点：祖师为猴子起名，并传授本领，从未要过丝毫回报，真正是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。反观唐僧，屡屡冤枉悟空，动不动就念紧箍咒，痛得猴子死去活来，所以他充其量是个难伺候的领导。上述阐释，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赞同。足见对“西游”人物，可以有多种解读意见并存。

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总是允许更宽泛程度上的改编。《西游记》如此，《白蛇传》等也一样。至于《红楼梦》，不是碰不得，而是你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，光用力，光花钱远远不够，关键是用脑，用心，并且得慎之又慎！

由王文娟、徐玉兰主演的电影《红楼梦》剧照。（资料图片）